

凡人
脸谱

“你离家的这几个月，我可真想你啊！”这是我放寒假回家见到外婆时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，我瞬间愣住了，突然想起上大学这半年竟没给老人家打过一个电话！外婆不会用手机，也没有手机。我在心里埋怨自己为什么不想办法联系她，哪怕是提醒妈妈，在她去看望外婆时顺便给我打个电话，让我和外婆说几句话也好……想到这些，我的眼睛模糊了，从前的一幕幕涌上心头。

我六岁之前是和外婆一起生活的。听外婆说，我小时候经常半夜哭闹，她只能抱着我哄我入睡，自己几乎每天都睡不好觉。后来我开始上幼儿园，外婆便每天骑着三轮车送我上学，三年间风雨无阻。

在我眼里，外婆就是一个魔术师，总能给我变出各种各样的零食，火腿肠、饼干、果冻……我不时会得到意外的惊喜。

人生
感悟

或许自出生开始，我便是一个流浪的异乡客——我出生在草原鹿城内蒙古包头市，却跟随家人来到了海滨城市青岛。

那是2002年，刀郎的歌还满街传唱，人们还在用诺基亚或是摩托罗拉手机，父亲还很意气风发，母亲的头上还未生白发，还是婴儿的我跟随他们来到了这座美丽的城市。红瓦、绿树、蓝天，青岛像明珠一般璀璨，与包头给人的印象截然不同。包头是蒙古语“包克图”的音译，意为有鹿的地方。包头可以说是典型的北方城市，宽阔的街道贯穿整座城，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大块的白云，白云之下是一条条钢铁游龙。

比起包克图，青岛给我的感觉要复杂得多。如果说包头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，那青岛便是京剧里的花旦，她不似其他北方城市那般硬朗，也不似烟雨江南那般婉约。这里所有的道路

朝花
夕拾

晚上去小黄山散步，像往常一样，几乎碰不到人，大家都去哪儿了呢？我常怀疑自己是否置身于一个可容纳三万人的校园里，而这种怀疑总是被第二天食堂的拥挤不堪打破。

走进图书馆，翻到四月份的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，其中有篇文章介绍《鲞经》，是清人王克恭写来研究干咸鱼的。过去有不少人曾写书记录饮食文化，较出名的有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、陆羽的《茶经》，然而主题都是常见的东西，有人愿意专门为鲞写一部《鲞经》，倒算是稀奇事了。

“鲞”（音同“响”），意思是剖开晾干的鱼，为了保鲜，往往也经过盐渍。在《围城》中，周经理的儿子讽刺方鸿渐与苏小姐时，提到“臭咸鲞”，让我第一次认识了 this 字。

当年台州人王克恭卧病在床，只能清淡饮食，以鲞送粥。他发现此时的鲞已不是记忆中的味道，又苦又咸，不免失望。在台州，鲞是常见的小菜，后来一经太平军战火，从业者受到波

外婆

□杨秀秀

长大后我才明白，那只是她把零食藏起来、用这种方式限制我吃而已，她不希望我一次吃太多而危害健康。

外婆关节不太好，夏天不能吹风扇，热的时候她只能用竹扇扇风。晚上我睡觉时，因为天太热而睡不着，外婆就用竹扇给我扇风，直到我安然入睡……就这样，外婆陪着我过了好几个夏天。

外婆是一个大方的“小气鬼”，她对自己总是特别节省，对我却出手“阔绰”，记得儿时我提出的各种要求，只要不过分，她都有求必应，毫不含糊。

外婆总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人，每天天一亮，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就开始忙碌起来。她变着花样做好吃的饭菜给我，一针一线缝制我穿的棉袄棉裤，把对我的爱都倾注在这些美食和衣服上。每年立春，外婆还会按我家乡的风俗，给我缝制一个公鸡玩偶

琴岛与包克图

□曹劭

都不宽，街道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树木，与之交相辉映的是那些红砖墙与红石瓦。因曾是德国的租界，大大小小的教堂星罗棋布在这座城市，漫步于此，仿佛置身欧洲小镇，惬意又不失异域风情。最美的当属在春日的傍晚，与三五好友一起坐在海边，打一袋散啤，煮几道海味，迎着海风，对酒当歌。

曾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疑惑自己的故乡到底在何处，是我生命起源之地的草原，还是育我成长的这片海。儿时，我曾倔强地说自己不是青岛人，不知原因，或许只是守护内心定义中的故乡。但当我回到包头上学时，我却不禁想起青岛那些蜿蜒曲折的小路和绿树红瓦了。有趣的是，内蒙古的朋友说我是山东人，山东的朋友又说我是内蒙古人。我曾自嘲是个没家却又四海为家的人，可不得不承认，在内心深处，我有着对故乡的渴望。

聊聊咸鱼

□英子锐

及，正如他在书中写的“世是业者，非死则徙，非复昔时章程也”，制鲞手艺从此废弛。在他眼中，碗里的鲞已经超越了饮食本身的意义，还包括了对山河零落、时光匆促的感慨。大时代之下的小咸鱼干，有时候也是很能引人伤神的。

书的开头，作者免不了要对鲞的来历进行一番考证，显示出乾嘉学风熏染的痕迹，后来又兴致勃勃地分步成篇教人晒咸鱼、吃咸鱼，大概这才是本意。咸鱼要“腌得咸、洗得淡、晒得干”，先剖后腌再洗又晒，然后就可以做成咸鱼饼子、鲞烧肉、鲞冻肉、新风鳗鲞、芥蓝鲞脯……我向来很欣赏中国旧式文人这股一本正经之下隐藏着的天真心性，他们虽然也常板着脸谈些性命之学，可一旦面对春花秋月，心中的情趣是藏不住的。想来王克恭也是对记忆中的那一口思念无比，否则也不至于为鲞专门写一本书了。

王克恭的孙子王屏藩感慨祖父致力于实学，便四处收集资料，寻访渔

民，续写了《鲞经》的“附编”。附编部分不单纯限于鲞，还将眼光投向更为广义的渔业习俗，渔船网具之形制，台风和旗语信号，乃至渔民禁忌，皆从考察中得来，全然是现代眼光。鲞虽然是不起眼的东西，却在祖孙两人的接力下，承载了如此多的意义。

前几年，“咸鱼”一度在网络上被广泛应用，用来作为没有梦想、没有动力的自嘲，后来其渐渐被“丧”“佛系”“躺平”等词取代，不过大家的意思都差不多——努力不动了。对比主流价值观一直提倡的“艰苦奋斗”精神，“咸鱼”“躺平”确实显得没那么光彩。但如果仔细观察每天喊着“我要做咸鱼”的人，不过是间歇性“咸鱼”，骨子里还是持续努力向上的。一条合格的“咸鱼”时刻都在想着翻身，那些话语不过是他们在休整自己、调节心情的小玩笑罢了。

实在想“躺平”的时候，去看看《鲞经》吧，会发现原来做咸鱼也不容易。那就翻个面，继续向前走吧。

直到有一年，我到西班牙旅行，碰到了一对在巴塞罗那生活了十几年的中国夫妇。当告知他们我是中国人时，他们立即用中文和我攀谈起来，并邀请我去他们家吃晚餐。看得出他们非常高兴，把我视为在异乡的故知。那一刻，我解开了困扰自己多年的疑惑，故乡的情愫也从迷茫中解脱。

我开始明白，虽然朋友戏谑我既不是包头人也不是青岛人，但他们仍然接纳我，对我敞开心扉，那不是某个特定的人或某座特定的城市对我的包容，而是一个国家对我的包容——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共同的故乡，那便是中国。

无论是青岛还是包头，或是我生命中的任何一座城市，对国家的感情成为所有国人共同热爱的、守护的情感，这种凝聚力已经超出任何一座城市对于我这个个体的意义。

琅琊放歌

旧时光

□殷翠丽

海风猛烈地吹向
搁在时光底部的老船
它的腰身嵌着斑驳的青油绿漆
此时固锚挂网、身披袈裟
一段海风顺着缆线的走向
也许就搁浅了

有极好的岸

极好的青石和海草屋顶
还有极好的青绿的腰身
在海滩上匍匐或者奔跑

我常常在夜色中

设置时间、地点和出彩的故事情节
唯有青绿的点滴
一直盘踞我的筋骨
除了带来铺天盖地海的气息
就是彻底清空海的气息

这些空出来的时光

总是繁花如流，浩浩荡荡
唯有青绿的点滴
配得上古道西风
配得上井然有序的烟火气息

花儿的告白

□崔子衿

风，掀起了春天的一角
万物开始了一场年轻的告白

那个午后

光线横七竖八地贴在我的怀里
像母亲温暖着孩子
也像孩子爱抚着母亲

啜一口咖啡

慢品，思绪袅袅婷婷
杯里的热气也不由自主走到窗外
花坛里不知名的花铺天盖地开着

风的忽冷忽热，出没无常
已被它忽略

这个春天

我知道，每一朵花儿的告白有多疼

孤岛看海

□蔡翠娟

退潮时的大海
看上去瘦削了许多
山逐渐高大起来
水退一寸山高一尺
我一定是错在这里了

不然，大海为何如此沉寂
太阳一点一点落下去
海显得如此厚重
趁夜色我与你隔海相望

你拥尽繁华 我独守孤岛
近在咫尺，远若天涯

赶海人

一柱光切断我的念和想
孤独围绕孤岛
海渐渐地杳无消息